儀禮彙說

儀禮纂說第八卷

金山倪以恕越江著　後學孫克鈞振之輯錄
門人王衮煥書銓校字

聘禮第八。按賈氏云，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故鄭據久無事而言也。又下經云小聘曰問，鄭序曰大問曰聘，明聘大而問小也。

又按賈氏云，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孤卿建旜，此云及竟張旜，此見侯伯之卿大聘也。敖氏亦云，此篇主言次國大聘之禮，與賈合也。

君與卿圖事鄭氏曰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賈氏曰謀聘者爲以無事則聘也故謂有事故也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

使者再拜稽首辭敖氏云案此禮大射儀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不再拜稽首而後辭者是傳命之儀故與此異

君不許乃退敖氏云君不許不許其辭故不答拜使者亦當許而後退敖氏亦云案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也

既圖事戒上介敖氏云既圖事乃戒之者以其不在圖事

之數也又使者言命上介言戒亦異尊卑也凡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

宰命司馬戒衆介節鄭云諸侯謂司徒爲宰賈疏云天子有六卿諸侯兼官而有三卿地官司徒兼冢宰夏官司馬兼春官冬官司空兼秋官左傳杜注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

衆介皆逆命不辭敖氏云衆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賈氏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者故不敢辭也

宰書幣賈氏曰周官司儀職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鄭注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

則校是也

命宰夫官具疏云案官所具享幣以周官約之則玉府內府校人外府春官典瑞諸職所司而道塗所經皆有餼積故惟齎帛布以備行道之用且戒不虞也以上諸職皆宰書總出之數宰夫徹令之也

及期夕幣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也不可預授又義疏曰請期告期西位略如夕幣宰由君右命之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賈氏云所奉謂享時奉入以致命束帛加璧以享君元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

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又鄭謂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也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故下展幣時云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也敖氏云北面猶北首也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

使者北面飾敖氏云北面蓋在雉門之右宜鄉君也義疏圖云經云君出門南鄉則位在路門之東出者以東爲左也使者衆介在雉門之右者蓋入門北面以東爲右以西爲左要之皆在門東也又使者北面鄉君而在幕南則幕亦在東當君位布之其使者之少東則以馬在幕南也凡

朝位庭中北面皆東上

史讀書展幣節敖云展謂詳視之下經拭圭遂執展之足以明之矣鄭云展猶校錄也愚按校錄猶今之點視非一一而詳視之也又鄭氏謂史幕東西面讀書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敖氏則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展之愚按卿大夫之處者幕東西面立而史實代之讀書則立于大夫之南而同面今世凡官之點視者代唱之人必在旁亦其例也敖氏之說稍泥而未合也

官載其幣舍于朝敖氏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也故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

千人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賈氏云大夫三廟降天子諸侯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下記云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禰也

釋幣制玄纁束節敖氏云既告乃釋幣亦辟君禮奠于几下亦縮之出亦祝先而主人從也　又義疏云古者布帛幅皆二尺有二寸此法疏云純三只則二尺有四寸也與常幅不同不可曉愚按二丈之制或爲丈八尺則二尺四寸者皆二尺有二寸其例一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義疏云衆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

也賓與上介釋幣同時上介或稍先釋可也

受命節君朝服南鄉至進使者敖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又賈氏云此還依展幣之位下文使者北面東上其位亦同

賈人西面坐啟櫝節敖氏云繅以韋爲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繅垂下文屈繅以繅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繅屈

賈氏公彥又曰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劉氏敞辨之曰執玉有藉無藉此直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

藉則裼裼者禮崇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于有藉無藉不繫于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非繅藉者薦也繅者組也

宰執圭屈繅飾衣疏案此時宰使者皆裼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率其常服也

受享束帛加璧賈氏云琮圭璋璧琮以頫聘此周官典瑞文又玉人文臣出聘不用君之所執無桓信躬蒲穀之文所執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璧琮瑑之而已　又敖氏云束帛加璧者束帛之上加以璧也加琮亦然此二束帛即鄉之所受而官藏之者至是復取而合諸璧琮以見用

之之法也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聘用圭璋以爲信也享用璧琮以爲禮也圭璋特達以其尊而幣不足以稱之也璧琮有加以其降于圭璋可以用幣又以將其厚意也

愚按束帛元纁于夕幣之時已展而載之此云束帛加璧元纁加琮者乃預言至彼行享始合而用之也受命之日不復取而合諸璧琮可知敖氏解之爲當而措詞有未顯處識者融會其意可也

過他國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鄭氏云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賈疏云幣本爲行禮非爲求許是以容其辭讓不受愚按一辭而受或亦

亦有之然經無其文無煩申說

餼之以其禮賈疏云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云腥曰餼以其對牽爲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望文爲義故不同也敖氏云其餼以大牢者牽牛以致之少牢者牽羊以致之特牲則束之也亦執其紲以致之與

餼之以其禮節鄭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賈疏云下文大夫餼賓上賓上介

皆大牢衆介皆少牢又致之以束帛者皆約下文君命卿致饔餼之禮也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敖氏同李氏說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衆介則特牲也義疏又云此亦無束帛致之賓介于來餼者亦無儐也愚按鄭賈之說言他國致餼之豐李氏敖氏之駁注者乃言他國致餼之不豐二家之解不同然所過之國大小不一其大國宜豐小國宜殺聘固然也況聘使之來或是大國上卿或是次國大夫則豐殺亦宜有等經但約略其文二家之義亦有可以兼通者歟

聘于其竟節敖氏曰春秋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過

鄭禁毋收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藝不抽屋不彊匃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其類之乎賈氏曰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復命之時上文終彼國之禮乃言之不謂此誓在士帥没竟之後也

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宫賈氏曰案覲禮與司儀同爲壇三成宫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宫其壝壝土爲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

展幣節焉則壝南北面與幣於其前敖氏云亦以豐會于幣乃與之賈人告于上介節愿拔鄭氏云賈人既拭瑑琮云云則此節專指夫人之聘享而言也此蓋通上文所展

而言之王云賈人南面告上介上介東面告賓者義疏決其未必然也

有司展羣幣以告敖氏云此皮幣蓋不陳于幕辟君禮也愚按此說亦未知信否也

及館展幣節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展之於賈人之館者展事將終故禮殺而由便也又云自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此所以屢展而不厭其煩也

請行郊勞章勞者不荅拜鄭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賈氏疏云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荅拜如此之類皆

然

受于舍門內敖氏云惟云舍門是舍但有一門此公館之異者也

賓北面聽命節敖氏云受幣蓋在庭中西下言歸饔餼之禮賓升堂北面聽命受幣于堂中西此雖受幣于庭亦當放之下經勞者從之乘皮設敖亦曰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

乘皮設賈氏疏引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四張亦其證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義疏云案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爲

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之理故皆北面愚按賈氏疏云歸饔餼賓儐大夫賓楹間北面授幣大夫南面受此賓亦宜與彼同北面授還北面拜送此指賓而言可謂明矣不知勞者南面而受亦還北面拜也義疏之解得其正矣

勞者揖皮出乃退鄭氏云東面揖執皮者而出賈疏云執皮者在門內當門勞者在執皮之西故東面揖皮可知敖氏云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然則此亦北面揖之矣愚按此條敖氏得之

其實棗蒸栗擇義疏云擇當讀作釋棗曰蒸栗曰擇文互耳蓋皆洗淨熟之而去其皮詩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是也

兼執之以進鄭氏云右手執棗左手執栗賈疏云下文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則大夫先度右手乃以左手共授栗便也又鄭注士虞禮云取棗棗美故用右手執棗也敖氏云兼執之者左手執棗右手執栗與士虞禮曰主婦自取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北面授兩籩而棗在西亦足以見其所執之左右矣愚按二說似皆可通

致受取大夫二手授栗鄭氏曰受授不游手愼之也賈疏初兩手俱用旣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爲不愼矣愚按受授不游手則受者亦不游暇一手可知

不腆先君之祧孔氏穎達曰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

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愚按此解實爲至當而鄭氏之注則曰遷主所在曰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此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上尊者也賈氏疏曰於大祖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愚按祧之於廟蓋通言之先君亦指始祖不必專言禰廟也

大夫帥至於館節鄭氏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賈氏云以上卿禮者明有束帛致之可知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是也愚按郊勞有幣而此禮但云致命賓迎卿

不言入是不用幣故于門外致命而退也至於下文宰夫朝服設飧記云飧不致賓不拜豈賓至授館自應設飧上卿致館則設飧在其中不須釋辭而自見也注疏訓致命兼二事言之者不免太泥而辨其爲致館而非設飧則亦未見其必然爾蓋兩說似異而實同歟

宰夫朝服設飧敖氏云徒有食而無他饌謂之飧傳曰盤飧寘璧是也徒食食亦曰飧玉藻曰不食肉而飧是也二者所指雖殊義則同耳此禮用太牢且有簠簋豆鉶之屬乃云飧者主人之謙詞所以甚言其非薄也

飪一牢在西鼎九者賈氏疏云鼎西九者謂飪鼎牛羊豕魚腊

腸胃膚鮮魚鮮腊凡九也東七者謂腥鼎無鮮魚鮮腊凡
七也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殺之死牢與饔餼之死牢其
陳同在東階西階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
賓皮弁聘敖氏云侯國君臣日朝朝服視朔乃皮弁服此
用皮弁者敬其君相朝之服也朝聘必用皮弁服者宜加
于其朝服一等也
乃陳幣義疏云幣官陳于廟門外少西而在行笲之南故
下文賓立接西塾乃受圭也
卿爲上擯敖氏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
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賈氏疏云擯者人數周禮大

行人文但天子特得別諸侯尊卑以待之諸侯卑故止擯
已國大小而爲擯數也敖氏云經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
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
擯者出請事鄭云是時主君在闕內南面賓出次直闕
西北面上擯在闕外闕東西面此則旅擯不傳命也上介
在賓之西北東面爲次介又其次爲末介凡介皆東面承
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與末擯對東西
相去三丈六尺上擯入請命由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
之位少北東面上擯至末擯之位少南西面東西亦相去
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凡此所謂旅擯不傳

命也釋云旅陳也陳擯介不傳詞也

鄭氏又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其儀各自受命

而下上者按賈疏云上擯入受命出傳與承擯承擯傳與

末擯此是上擯受命反面傳而下次末介向末擯遥受命

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則反面傳而上

也又上介受賓命反傳而下末擯反傳而上亦如之如此

三迴此司儀云諸公相爲賓交擯三辭者也

請事迎賓闕後據敖氏云三擯俱在門内惟上擯出西面

請事時賓出次東面因其請而親對之衆介則立於東南

北面而已賓親對故無所謂旅擯也及上擯入告公乃出

中門東面于大門內迎之上擯乃納賓賓介以次入賓東面介北面西上賓入門右與承擯紹擯北面並立又按敖氏云請事之辭蓋曰寡君使某請事擯者請事位則東方西面又經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

愚按敖鄭二家之異一則擯者之人數也一則旅擯之有無也一則三介之面位也鄭據大行人爲五人四人三人之序而不詳增損在何擯論得而明之卿爲上擯則定于一人如五人則承擯紹擯各二人也如四人則紹擯二人也然敖氏依經文止于三人之說當矣此可無論焉若旅擯之有無者始而三擯俱在門內至請事之時承擯紹擯

隨上擯以出者爲旅擯二擯留於門內而不隨之出者是幷無事乎旅擯也此二說俱可通即無庸置辨于其間也若三介之面位鄭賈之說曰東西相對南北陳之是三擯位于門東而西面三介位于門西而東面也至敖氏之說曰聘賓臣也故親對而不交擯其謂介立於賓之東南者北面西上則末介在次介之東次介在上介之東也然賓乃次國之卿而爲其君聘使則始雖北面繼且東面以對矣上介亦大夫也何以不與賓同面乎此則不若注疏之安也又王侯朝覲之禮交擯而傳命則鄭之所不從者與敖氏正同也

公皮弁迎賓舘賈氏云司儀職請公相爲賓公皮弁交擯
車迎拜辱出大門此迎聘賓於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
公皮弁迎賓鄭云是時賓主人皆裼公迎賓卿大夫以下
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賈氏云玉藻不文飾也不裼下行聘
時執玉皆襲此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故皆裼也義疏云
按是時公與賓皆裼經不著之者以裼乃其常爾衆原未
襲也愚按注云卿大夫以下謂廟中贊助之人應于此時
先入廟門而俟也不指三擯而言之
又敖氏云於此乃迎賓於大門內則是擯者出請事之時
公猶未出中門也大門內者其在門東西面與愚按下文

賓入門左敖亦曰賓入門左而東面鄉公公至公再拜鄭云公南面拜迎敖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迎於入門右之處明矣敖之以迎賓爲西面以入門左爲東面者所以明再拜之當西面也若鄭之南面拜者則迎賓之位少北可知是則西面拜者恭也南面拜者倨也禮蓋從其恭者爲宜歟

賓入門左鄭氏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賈疏云約下文入廟行聘享時衆介入廟隨賓入門左北面西上也少退不敢與賓齊也擯者入門亦約朝君揖位北面東上而知之也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愚按諸侯五廟之制有賈氏之說有敖氏之說而當以朱子所述江都集禮之說為正學者折衷于義疏則得矣賈氏云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中央通門若然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則闈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此五廟平列隔之以牆而中通闈門也又敖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而西廟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隔牆中央通闈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也此亦五

廟平列從東而西每廟各有三門而中通閤門也至江都
集禮則云古者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
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賈氏之說亦不同義
疏曰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
無南北上下之殊揆之禮意亦未爲得七廟五廟之說惟
朱子用孫毓之說爲可從中庸達孝章或問詳言之矣然
此有每門每曲者何也入大門北行折而東入廟必有西
鄉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此卽謂之閤門也旣入閤門則當
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之
外或亦各有閤門東西相鄉與每曲則士冠禮見之但此

五廟者曲禮多耳

每門每曲揖賈氏云諸侯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閒得有每門云云敖氏云諸侯三門庫雉路則庫門爲大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而至廟此每門指閤門與廟門而言也義疏云諸侯三門注疏與敖氏不同蓋侯國三門則同而名或有異有此則缺彼敖氏依魯言之差若可據愚按魯爲宗國制與諸國多有不同則三門之名各出者有之矣

公揖入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

中根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又公事自闑西按此賓謂聘卿也門中者門之正也賓不敢與君並由其中敬也介與擯者皆鴈行卑不踰尊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之擯也棖爾雅謂之楔門兩傍木也蓋上擯上介俱拂闑不踰尊者之迹士以大夫爲尊大夫以上介爲尊上介以君爲尊皆卑不踰尊也已上鄭賈注疏之說

義疏迎賓入廟圖云公迎賓再拜即云公揖入每曲揖蓋入大門北行折而東至廟必有垣以隔之垣有門是則所謂閤門也此入大門折而東則當有閤門折而北則當有

都宫門入門或北或東或西以至於受聘之廟又有閤門
廟門所謂每門每曲者如此又擯介從行位經無明文據
玉藻賓則入不中門由闑西其介隨行亦應雁行上介在
賓後與賓共拂闑次介少退末介又西少退也
及廟門節賈氏疏云注謂上擯亦隨公入者下文擯者出
請命更不見上擯别入之文明隨公入也又少進於士者
公食禮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知此亦然以擯者是卿
又相君故知進於士也義疏云公入則三擯皆入矣不僅
上擯也下經云負東塾是其位擯位葢在士位之東士西
上而擯東上明其不相統也愚按鄭云上擯在門東東上

東上之文則承擯紹擯刻于上擯之西可知也
賓立於西塾敖氏云按西塾者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義疏云賓介雁行而入同面未敢也幣在行塗之南賈人東面鄉之介立于賈人之北與賓同東面宜也按鄭氏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賈疏云上入竟展幣賓西面介北面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統于賓也愚按朝門外賓介位及廟門外賓介位二者不可以異同也今主卿賓則朝門外賓之始至北面繼則擯出請而俱前乃東面以對介與擯東西相對亦東面廟門外賓接西塾北面介在幣南亦北面二者大同而小異也若主敖

氏則朝門外賓始終東面介皆北面西上此廟門外賓接西塾東面介立于其西南少退者亦東面而北上是則朝門賓介已不同面而廟門與朝門又互異也

几筵旣設賈氏云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對小聘不几筵又鄭氏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席西上周官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敖氏曰注似脫加莞席紛純五字疏曰按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蓋天子諸侯皆設几筵于扆依神明而依之也

賈人東面義疏云下言上介不襲則賈人不襲可知凡入公門者皆裼也

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鄭氏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賈疏云賓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賓也又敖氏云授賓東面於其右義疏云此並受也不訝受者以其非正行禮也二家同異辨之見後

今按敖氏於上文賓立接西塾云在其南而東面也介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至上介受圭于賈人而授賓則曰東面於其右同面故並受也又按鄭賈於上文賓立接西塾賓北面介在門南北面西上如聘禮例且介統于賓故同北面也至賈人坐授圭上介執以授賓則曰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賓將衡還東面故上介西面授者爲訝受也

考上文展幣之位正爲今此陳幣而先之則宜無所異又朝門之位與今此廟門之位輕重正同則亦宜無所異且據疏言之則北面者臣禮也東面者賓禮也其始至則北面而繼則還而東面者權禮之宜也是以朝門之外擯介東西對而東面者旅擯禮也賈西面而介北面者展幣禮也介在幣南北面統于賓之擯西鄉者陳幣禮也賈人東面坐授而上介北面受者由便也賓東面故介西面授者許受也此鄭賈之說近乎正也乃若敖氏之說則賓之東面始終以賓禮自處獨朝門之外不用旅擯而介守北面之文似乎與禮疏矣賈之經之不言面位者或用臣禮北

面或用賓禮東面則通變不嫌疑亦隨時可以制宜與

賓襲執圭按李氏如圭曰襲者禮方敬尚質裼者禮差輕尚文又孔氏穎達曰使臣行聘主于敬不主于文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

介皆入門左賈氏曰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鄭彼注云絕行在後耳非竟不入廟也又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賓皆入與此同也

三揖敖氏於賓入門左而揖三分庭一在南而揖又皆行

至三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
與之偕行愚按此條亦見士冠諸篇辨析亦同前文
賓升西楹西東面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當在楹
西少北下公當楣再拜敖氏云左還乃當楣則公鄉者亦
當東楹少北矣以此見賓立之處必不正在楹西也愚按
此說是也正當楹西則不鄉君而君亦不鄉賓矣爲楹所
隔故也
擯者退中庭敖氏曰至是而退立于中庭則是鼎者從公
而立于階下矣凡公與賓爲禮擯者皆贊之
擯者進義疏云擯者進爲公相禮或釋辭但在堂下而不

升堂所謂卿揖由下也。

賓三退負序。鄭氏曰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據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三辟退負序也。義疏云此云三退即周官三辟也鄭氏殊之者不免於支。

賓三退負序。愚按三辟負序鄭賈以爲有異或當還而爲辟不還而爲退則二者不同矣俟再考之。

公側襲受玉。敖氏云凡堂上授受贄幣之禮敵者則在兩楹之間主人尊則於東賓尊則於西又皆以遠近爲差此聘君於主君其尊同聘君之命宜降于主君一等故使者

就主君於東楹之間而授玉也

公側授宰玉敖氏曰授玉于上公尊也下放此公受玉時亦乘繅宰既受之則屈繅矣

裼降立鄭氏曰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吉凶皆袒左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是也敖氏曰裼者偏免上衣而見裼衣也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凡裼衣不必與上衣同色

義疏云以裘言之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即朝服皮弁服冕服之等所謂上服也裘外必備此二衣而裼

衣比之衹衣爲華觀於錦衣玄綃衣絞衣者足以徵之矣玉藻素裘狐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同色者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裼衣與裘不必同色者也

義疏又云古人禮服皆直領而對襟雖當胸左右各餘一寸以爲袵袵則以左掩右掩之則襲也開而揩于左露其裼衣則裼矣故一裼一襲可以假或爲之也裼衣蓋亦對襟者衣裘則毛之文采間露于當胸之間與裼衣同爲見美若不衣裘則但以裼衣爲美而不及其裡矣賈氏所云

中衣者明指裼衣言之或言裼襲祇以裘言之而爵弁無此然則當夏月而聘將廢裼襲之儀乎或有言裼衣上加深衣曰襲不加深衣曰裼無論白布之衣不可以爲國君與卿之聘服即其衣之外必有二帶又有韎韐繫焉受玉授玉俄頃之間又無贊之者其何以旋服而旋說邪

賈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有襦褶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

又賈氏疏曰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皆服麑裘但君則麑裘還用麑裘臣不敢純則因青豻褎其裼衣君臣同素衣聘時則主君素衣惟臣用絞衣也丹陽姜氏曰據此則論語素衣麑裘不得指孔子矣

庭實皮則攝之節鄭氏曰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下文皮如入右首而東鄭曰皮右首者變於生也敖氏右首之右當作左義疏曰案執皮者左在前則皮亦當左首不當右首矣敖說謂士昏禮皮左首此亦宜然字誤作右者得之愚按禮之不同者多矣昏禮左首聘禮右首姑從經文釋之而不改其字所以爲愼也至賈疏所引今

云左首者如羔雉之屬未必與皮一例耳
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敖氏曰受者自後右客則客既授亦
自後而出皆與受馬之儀相變也鄭氏則曰執皮者既授
亦自前西而出賈疏云此約下私覿時牽馬者自前西鄉
出相類故云亦也愚按二說未知孰是
若有言節鄭氏曰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
師皆俟使辭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敖氏曰若有言因
聘以達之故來聘而後行此禮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言將伐晉之類愚按二家所引蓋與此經皆合義疏以西
乞術事爲得之而會晉之事則所謂特行而非因聘有言

者又加細焉兩存其說可也

賓奉束錦節鄭氏曰鄉將公事於是欲交其歡敬也賈疏公事謂聘享也此行私禮爲交歡敬

擯者入告節敖氏曰辭欲其後之也賓既將公事主人宜先盡其待賓之禮賓乃可行其私事也不辭其覿者已受其君禮則不必辭其臣禮也

請禮賓節敖氏云請禮之禮當作醴字之誤是禮主于醴故雖用幣猶以醴名之愚按冠禮昏禮俱作醴賓此或當然但不改經之舊文而作禮賓亦自可通

宰夫徹几節敖氏云徹几筵入于房而改設賓席也公食

大夫記云夫筵出自東房
徹几改筵節楊氏復曰徹几改筵所以禮賓席當室前之中賓席在牖前士冠禮醴子筵于戶西士昏禮醴婦席于戶牖間鄉飲禮席于牖前鄉射禮賓席在戶牖之間周官筵國賓于牖前其名不同皆不越于此位也
公出迎賓以入節案前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此則公迎賓偕入故揖處不盡同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此敖與義疏之說
奉兩端以進敖氏云進進於序端南面以授公
北面設几節敖氏云公一拜而賓荅再拜稽首者公尊乃

先拜而送几故賓當以此荅之不降者辟庶禮也此醴賓之禮以用幣之時爲盛義疏云案醴賓以賓之受幣爲成禮故下經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此設几禮之始未盛故公一拜送賓亦不降但于堂上再拜稽首而已

宰夫實醴節李氏如圭曰柶之大端爲柴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背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面枋也

賓不降壹拜節敖氏曰壹拜亦受醴之通禮必著之者嫌賓拜當再拜稽首也授几授醴其禮均而賓之拜不同者

彼荅公拜此則先拜不無輕重也

降筵北面餘敖氏曰以柶兼諸觶以右手執柶并執觶也賈氏曰左手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筵北面以柶兼於觶兩手奉之愚按二說不同似皆可通

升再拜稽首餘敖氏曰當東楹當其北也其南北亦中堂受幣當東楹其視爲君將幣者又過東矣

公壹拜賓降也餘敖氏曰公一拜而賓即降不敢安受尊者之拜因辟之而遂降也賓已降而公猶再拜者送幣之禮當然宜終之也此皆所以相尊敬也

賓執左馬以出鄭氏云效馬者并左右靮授之愚按奉馬

人之禮如是而賓則但執左馬而出

上介受賓幣節義疏云按賓出則從者先逆出每節皆然此亦然及賓入乃從之而入

賓覿奉束錦節賈疏云贊者二人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手扣一匹也愚按禮節圖總乘馬者四馬並而入贊者隨賓而左右並入也所爲各居兩馬間者如此

擯者坐取幣出節鄭氏云贊者有司受馬乃出賈疏贊者待有司受馬乃出以幣可奠之於地馬不可散放也

擯者請受義疏云請受之節士昏禮壻見妻之父亦然此聘賓與國之臣故因敬其主以及其使也

振幣進授節李氏如圭曰禮賓說受幣皆當東楹臣禮也春秋傳鄭伯如晉拜成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以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凡敵者授受當於兩楹間也

士受馬者節賈疏云此庭實之馬四匹在庭北面西上牽者四人各在馬西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從東方來由馬前還遶牽馬者之後入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因前行而出　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今受馬者不自左而由其右受使牽馬者自前而去爲便　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此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之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

賓降階東拜造敖氏曰拜於西階東別于巳君也凡臣於
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乎階下者巳臣也拜君
命亦然義疏案公食大夫賓荅公拜至降拜于西階東與
此同

案階升公西鄉節愚按唐禮樂志每稱再拜又再拜是唐
代禮繁倍于成周故始而再拜復起再拜則禮成也今此
階東之拜禮宜再拜稽首方一拜而君降一等以辭擯者
詔之以起則不成再拜之儀是以更升而成拜也義疏云
案公食大夫賓荅公拜至降拜于西階東擯者辭栗階升
不拜命之而後成拜是則先巳成拜于下矣與此異也

公側授宰幣馬出敖氏云馬出而皮入亦相變也愚按敖氏往往以禮貴相變爲詞而此釋受馬亦主相變乃令人失笑也皮則宜入馬豈可入耶

介請覿章擯者入告出許節義疏云賓介私覿之幣物皆公家共之非卿大夫所自備也又眡官校人職於國之使者共其幣馬足以見之

擯者執上幣節鄭氏曰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賈疏下經云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則嘗請時立于門中可知義疏云出請受亦題下事也此時未釋辭

委皮南面鄭云委皮當門又云南面便其復入也敖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詞即委皮而退執參幣者于是由皮東而進委皮不于東塾南辟執參幣者且變于馬也義疏云南面謂執皮者也蓋立于門外南面乃委皮焉

介禮辭聽命節鄭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賈疏明不一一授同時訝受可知也

上介奉幣皮先節義疏云案皮先入而與之亦庭實設之意也所謂客禮也賈疏云享時庭實使人執之昏禮庭實亦使人執之不奠于地以其得親授主人有司此奠之不

敢授故下二人坐舉皮

公再拜敖氏云公拜當西面也下放此

介振幣自皮西進節義疏云復位復歸所立之擯位也介北面而拜于此猶賓之北面拜於西階上也鄭以介北行僅參分庭一而即東行敖氏以爲北行將至中庭始東行與公西面相當及公左而北面而授公南面訝受之敖說似否愚按鄭說皮西進北行旋折而東又折而北行至君所是多一折也不如敖說之徑捷矣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賈氏云不云側者當有贊者於公受轉授宰敖氏云經文自公左則受之于公可知愚按敖說

當矣。

士介入門右奠幣節敖氏曰、不敢以客禮見者、以賤者惟上介聽命故也、此與初禮同、乃復爲之者、以既受幣復入則禮更端也。

禮請受賓固辭鄭氏曰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敖氏曰固者決不從命之稱、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記放此義疏曰擯者請于士介、士介辭之、恐不得命、而賓又代辭之則亦可謂之固辭矣、愚按三說不同義疏爲正。

公荅再拜節敖氏云、公是時拜于東方之中庭而介位在門外之西、則擯者相拜宜西北面也司儀云凡行人之儀、

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謂此類也愚按敖說精
矣而稍近于拘
賓出公送賓擯者出請節義疏云按此時賓介及士介皆
在廟門外更不須介逆出而賓從之也賓負西塾東面介
在其西南亦東面此廟門外之位也公出則賓左還南面
介亦左還南面而立于賓東公至揖賓賓介乃轉西面行三
擯從公雁行而出如入時其行公在左賓在右按敖氏曰
賓既告事畢衆介亦逆出而賓從之義疏辨其非是云
及大門內公問君所敖氏曰及大門內則賓東面公西面
而問之周官云客再拜對與此微異

公勞賓節鄭氏曰勞賓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按問勞之詞在秋官司儀注內今採于此

賓出公再拜送節凡去者不答拜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經不具見之此著之者明于尊者之禮如此也此敖氏之說

賓請有事節義疏云有事于大夫而必請于公者以已君之命不可不令主國之君知之也

勞上介節鄭氏云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雁下見於國君也周官掌客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是也義疏云卿執羔大夫執雁用贄之常也彼有卿有大夫吾亦有卿有

大夫若區別之則卿當執羔以之上介是以尊臨之也不然則用尊無執贄見卑之義是無所執也二者均不安故不論賓介之爲卿大夫與已國中之若卿若大夫而皆概之以雁固變于相見亦以卿卽在大夫中則卿可用大夫禮也此勞亦主國之下大夫使不至者蓋不與焉

君使卿韋弁節敖氏曰韋弁卽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義疏云士冠禮爵弁在皮弁之上一等聘禮韋弁在皮弁之上一等此陳氏祥道所以謂爵弁卽韋弁而敖氏從之也竊意爵弁韋弁等第既同其純衣纁裳韎韐纁屨或亦不異而首服容有二焉以之爲士助祭之服則爵

弁廟中宜用絲也以之爲卿大夫接賓之服則韋弁以其與皮弁類也愚按義疏之說蓋得之若鄭氏以靺韋之弁兵服也而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云絲布爲衣而素裳者此臆說無據其不然乎

饔義疏云饔亦對飧而言飧薄則饔爲盛禮矣

歸饔餼章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別陰陽也其材宮廟以石賈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一月日南至景南北最長陰盛也五月日北至景南北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也敖氏曰古者宮

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識深淺也義疏曰敖氏以碑爲在庭東西南北之中前人未有發此者統全經觀之乃見其言可以徵信而不誣也說見下文愚按設碑之處鄭氏以爲近如堂深賈疏謂堂深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若然則東當洗矣義疏謂如鄭說蓋碑在三分庭之北云敖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而醯醢百甕夾碑其上列當少北于鼎義疏趣之故云設之以麗牲視日景亦爲陳設進退之節故以適中爲宜若過北則嫌促迫不便于射牲過南則恐日極南時爲日影所不到然考之歸饔餼于賓館則醯醢百甕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

庭亦十列罋醯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攷玉及聘禮章經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之證若敖氏以南北之中覶日景乃可以別陰陽者其說穿鑿而無當也愚于此不能無疑既當以鄭說為是云

堂上八豆節賈氏曰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東韭菹知是八豆者天官醢人職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

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此經直云韭菹醓醢屈知此昌本以下六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文上大夫六豆鄭注加葵菹蝸醢以充八豆若然朝事八豆有茆菹麋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醓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之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可知愚按此說宜並存之

六鉶繼之節賈氏通論曰案此文上下綪屈錯各別士喪禮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綪注云綪猶屈也似不別者屈者句而屈陳之綪者直屈陳之不爲句斷者閒錯而陳之

句曲而繚此文是也公食大夫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是錯也

八壺設于西序節敖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簠米之例也鄭氏曰其酒蓋稻酒粱酒賈疏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兼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義疏則云八壺二種則可以錯三種故無錯陳之法不錯亦變于簋簠也愚按上說宜兩存

西夾六豆節敖氏云堂上之饌皆腊飪牢西夾之饌腊腥牢東夾之饌亦腊腥牢腥鼎皆西面北上故東西夾室之

饌皆西北上鉶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順之也愚按鉶牢已熟賓可以即用也腥牢未熟賓宜熟而後用也其尊卑之次實先後之宜耳又賈氏云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愚按此與公食下大夫正同則無可疑也

饌于東方亦如之節敖氏曰東方東夾東墉下西北上言韭菹亦在饌之西北也李氏如圭曰雖陳于東墉下其陳亦以西北為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墉以東北為上故著之

醯醢百甕節賈氏餘論曰士喪禮下鄭注云甕瓦器其容蓋一觳旊人職簋實一觳又云豆實三而成觳四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

米百筥節敖氏曰此米從餼者也餼陳于內故米宜從之凡米以黍為上稷為下于此見之矣食則以黍為上稻為下酒則稻為上粱為下而不用稷蓋稷不可以為酒故也

門外米三十車節賈氏曰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又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秅四百秉為一秅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也敖氏曰經凡言某陳者皆

謂其下鄉之也言東陳是西轅也西陳者反是云爲三列者每列皆南北爲之前列在西後二列以次而東也禾列則先東而後西

薪芻倍禾鄭氏曰四者之車皆陳北輈義疏云東陳者西鄉西陳者東鄉轅皆在內如注說則是南陳而非東西陳矣薪在米之東芻在禾之西稍離之亦如米禾陳法而三列倍爲六列耳四者之車皆人輓者非駕牛馬者也

擯入及廟門賓揖入敖氏云及廟門大夫立授西塾賓揖而先入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旣則上介出請事矣義疏云門內即入門右之位所云揖位也入門而右又稍北乃西

鄉而俟賓也

大夫奉束帛八節義疏云此三揖與公醴賓同與正行聘禮者異

至于階讓節鄭氏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賈疏賓三讓大夫即升無三辭即不成三也周官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周官舉其大宰而言此儀禮据屈曲行事故注不從古文也敖氏曰此三讓者大夫也大夫三讓而賓三辭義疏是之愚按兩說皆通然經每言一揖一讓升此則上文三揖皆行恐是三讓也

大夫東面致命節義疏云賓館于此故升降由阼階此降

階西與前賓覿賓降階東一也西階下則拜于東阼階下
則拜于西
出迎大夫餼歷按前此大夫奉君命則尊此受餼乃私事
也故復其常禮而賓先謙升
明日賓拜于朝餼賈氏曰言拜于朝無入門之文諸侯外
朝在大門外也敖氏曰周官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聽
之侯國亦當然也
歸上介饔餼章上介韋弁以受鄭氏曰介不皮弁者以其
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敖氏曰聘者皮弁以聘者上
賓也故上介于此不必皮弁以無加服之嫌故爾義疏謂

二解兼之其義始備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節義疏云凡吉禮陳于門外者皆東上有對則或西上耳注謂牢西上非也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鄭氏云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出前東面受從者賈氏云明在宰夫東南從牢後適宰夫至宰夫之後受取牛也又由宰夫之前東面受從者義疏云馬之踶齧在後故由前辟其後也牛之抵觸在前故由後辟其前也此君使士受私覿之馬與此異也

問卿章卿受于祖廟賈氏曰卿受而不辭以前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不敢辭故記云大夫不敢辭

擯者出請事節義疏云如朱子所云廟制則太祖在北一昭一穆分列于南而外爲都宮則入大門轉而東行當有一閤門又當有都宮之門其昭廟穆廟之旁各有閤門則每門皆揖也

大夫降授老幣敖氏曰大夫於是進立于中庭西面

無辭鄭氏解之爲辟君敖氏曰臣之儐雖殺于主君之禮而束帛庭實則同故不用之聘賓有儐禮者不在國則無嫌也

賓面如覿幣敖氏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覿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然周官以私覿爲私面則又通而言

之愚按左傳趙公子棄疾以乘馬私面鄭伯亦同此禮

庭賓設揖讓如初敖氏曰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

買疏賓初入門右大夫階下辭賓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並行北面升如初者大夫不出門雖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愚按二說姑並存之

愚按賓問卿與私面則眾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則士介不從其貶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即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門右既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損者二也賓當揖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

送幣其眡擯者三也唯授受亦於堂上楹閒則賓與上介同以其同爲大夫也

上介私面之擯者出請事節鄭云主國君尊衆介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義疏敖於卿先問而後面上介有面無問則特特者一人而衆介不從

又庭實設介奉幣入節愚按私覿注疏云與幣再拜以臣禮見也庭實先設乃奉幣入是客禮也此章始則大夫辭擯者反幣上介受之不禮辭者是主人不敢當臣禮故也繼則庭實設介奉幣入者是客禮也詳見前篇

衆介私面之大夫答再拜節敖氏云此士介私面之儀大

約與其覿禮同惟以一人而大夫親辭爲異老受擯者儐于中庭者以大夫降立於此故也

代受問之大夫若不見節義疏案不見謂疾病或有喪或奉使在外者云各則問與面之禮兩有之矣代受而不代拜可見凡禮皆無代拜者也

夫人歸禮之夕夫人使下大夫節敖氏曰次日之夕夫人乃歸禮不惟不敢與君同日又且不敢同其時皆下之也使下大夫者亦下君或亦辟其於朝君之禮也

夫人歸禮之堂上籩豆六設戶東節鄭云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敖氏云凡設籩豆自二以上皆先豆而後籩

乃言籩豆者文順耳此六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
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籩繼而東也愚按上
經君歸饔餼云堂上八豆韭菹其南醓醢屈屈猶錯也賈
疏云韭菹其南醓醢屈者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
本西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
蝸醢蝸醢東韭菹是爲八也又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
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
臡以西菁菹鹿臡是爲六也較醢人朝事豆八依此爲次
而用其六無葵菹蝸醢之二豆敖氏依此爲說諒無悞矣
但愚又考君歸饔餼經云韭菹其南醓醢屈亦省文不全

故此禮鄭氏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籩設之於北其南醢者謂醯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餘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則鄭之與敖大畧相同但敖謂豆皆在西籩繼而東非相間交錯則異于鄭矣經云籩豆六之三字鄭得之而敖失之非無証矣

壺設于東序北上節鄭氏曰醴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淸白以黍間淸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醴白酒尊先設之賈疏曰稻黍粱蓋据內則三醴之次言之又上言白者明黍粱皆有白也下言淸明稻粱亦有淸故也於淸白中言黍明醴卽是稻淸卽是粱也愚

按鄭賈之說經言簡而義該經文省字之法了然矣

夫人歸禮之醙設于東序節鄭云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

上介四豆節敖氏云夫人歸禮不及士介者以其禮薄不可得而從殺且君於士介已無堂上之饌故也

大夫餼賓介之大牢米八筐節敖云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于君米二筐也下節衆介米六筐者黍粱稷各二筐遞而減二筐也

饗食燕羞獻之燕與羞俶獻節葉氏夢得云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敖氏云羞

者謂若尉官亦謂之命獻見庖人職

上介壹食壹饗鄭云饗賓介爲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賈疏公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也知從饗者下記云大夫來使饗之其介爲介故知介從饗敖氏曰賓介皆明日拜于朝宜在此句之下愚按先言賓介拜賜者互在賓也次言上介食饗文亦自明非次之疑知不然耳

大夫饗食之若不親饗飾鄭云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列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還玉之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飾愚按還玉之禮兩國不容

低昂主國大夫入堂深而東行下文賓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亦鉤楹由主國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南面並受無北面禮也

賓裼迎大夫節敖氏裼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於賓裼亦裼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

公館賓之賓辟節敖氏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云辟此主君于聘享及夫人之聘享則大夫其拜皆為拜君命之辱賓出受之可也乃辟者其為有拜送之禮與

公辭賓退節敖云辭者謂賓已拜今無事矣

使下大夫贈上介節敖云於上介用束帛於衆介各用束

帛上介之庭實如賓

大夫親贈節故云此所贈者皆用錦也實與上介之庭實亦同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辭者不親受

歸反命之使者歸及郊節鄭曰告郊人使請反命于君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可以入故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愚按二說不同假使出聘之大臣與國君本有猜嫌或本無猜嫌而在外日久以致謗昔爲饞流言日聞此等之事非明盛之朝所有而叔末衰晚末保必無譬如覲禮諸侯至天子之廟先之以肉袒登

必果有過慾而行此禮與鄭之此條亦防其流弊之所極耳禮之愼微杜漸無所不至者如此

朝服載旜節敖云明朝服者反命則執玉嫌當如聘服也

乃入陳幣于朝節鄭云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其禮于君者不陳疏謂所用束帛禮用束帛乘皮之類是也賈氏曰賓之公幣則主君郊勞幣也館賓幣也致饔餼幣也夫人歸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再饗酬幣也郊贈幣也賓之私幣則主國三卿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又皆有郊贈幣也其上介公幣則致饔餼幣也夫人致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郊贈幣也其私幣則主國三卿或饗或

食要有其一則各有幣焉又三卿皆有郊贈幣如其面幣

也義疏云禮于君者不陳以使者將覲執以告故也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按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

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

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

上此反命陳幣云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西爲上者皮上

左也則三處並全可知此之不言加皮者有皮之國用皮

無皮之國用馬故也鄭云榮其多也義疏以爲存疑蓋非

正義矣經云皮左卽西爲上也敖氏謂各重累陳之是又

矯於榮其多之一語而爲此說乎亦未必然也

授上介幣節敖曰不與幣拜辟與贊之禮也公既拜則上
介復與于故處焉入于已者故不授宰也
若有獻節鄭云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已也賈疏士拜國君
國君不拜士賤故也大夫拜國君國君即答拜大夫尊故
也玉藻云凡獻于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又
郊特牲云大夫有獻弗親不面拜爲君之答已若然大夫
不親獻此因反命故親獻故鄭云獻不拜者爲君之答已
猶不親獻之義也
君勞之節賈氏曰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
其新行反命君勞之故答拜異於常也

君使宰賜使者幣節鄭云以所陳幣賜之也又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賈疏上文云執禮幣授上介者是執上幣不執下幣明知宰所執授之者是上幣可知經復云賜介介皆再拜稽首鄭云與上介同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義疏辨之曰上文使者授上介幣則幣未授宰也至此君使宰賜使者幣以君命賜之耳幣仍陳于故處非有以幣執授之事下介幣同愚按使者所執以告而授之宰者所幣也聘玉也禮幣也皆使者告君上介取而授宰至此君使宰賜之則宰一一授之于上介其宜也郎使陳于故處宰亦一一以授之注疏之說本無可疑而謂非

有以幣執授之事因經文不具而設此疑似未免于太泥矣宰或指而授或執而授一也

釋幣于門節鄭云布席于閾西閾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

乃至於禰節賈云亦司宮設席于奧東面右几但無牲牢爲脯醢而已

觴酒陳節鄭云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賈云下有室老及士獻故言陳以其次第皆列于坐也又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賈疏特牲少牢皆然

席于阼節敖云爲將與從者爲禮于堂也

三獻鄭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自酢也故云主人初獻而酢于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于西階上矣

行酬乃出節故云行酬者行酬酒也出謂主人以下亦既徹闔牖戶而後出也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楚令尹子重伐吳歸而飲至用此禮也國君則既飲至又或有策勲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遭喪之不筵几節鄭云致命不于廟就尸柩于殯宮又不神之義疏云殯宮自非接聘使之所左氏昭十年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見新君而叔向辭之昭二十年齊公孫

賓聘于衛時衛亂賓從衛侯于死鳥將事衛人辭賓再請則曰君若貺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是則聘行于廟中非喪次行事可知

賓雖饔餼之受故云不受饗食者則以主人有喪不宜饗已故雖致之亦不受也受饔餼則飧亦受可知

遭喪將命于大夫節李氏如圭曰雜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長衣練冠以凶接吉之服也

聘君若薨于後節賈氏曰入竟謂竭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矣敖氏曰君薨則其國使人告使者而不反之以其行或有遠近故也未入竟則反而奔喪

赴者未至節敖氏曰奔喪禮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此哭于巷亦爲位，義疏曰爲位而哭，猶言卽位，非謂設死者之位，

受禮，不受饗食，故云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賄之猶不受，

赴者至則衰而出，義疏云，聘不可以凶服而赴者既至，則不可以不衰，故赴者必探知正禮已行而後至焉，所以便事也，其他如問卿受大夫歸禮受大夫餼諸事，則不妨以凶服將之，雖受還玉，亦衰其主國之卿，仍皮弁服而授受則皆無裼襲之節與，

雖稍受之按周禮秋官掌客云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注云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牛馬稍人廩也其正禮殆饔餼主人致之則受天官漿人云共賓客之稍禮本篇後記云行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雖稍受之謂不受饔食也

子即位不哭對疏云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故氏云子位在阼階上

與介入北鄉哭故云入者既復命則出至是乃更入蓋復命奔喪宜與其節奔喪云奔喪者非主人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然則使介此時之哭亦在西方之中庭而西上與

若有私喪節鄭云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賈疏引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譏其有疾乃復乃証以聞喪之禮如是何休注云徐行者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也敖氏曰不饗食謂主君饗食已則不往也其致之則斯受之是亦與于其君之喪與

私喪之歸使衆介先節鄭云其他如奔喪之禮

賓入竟而死遂也節敖云殯卽其館而殯之尸未得歸故權殯于此云殯則不以造朝矣愚按此與鄭說存合若賈氏之疏云賓不殯于館與經文異宜義疏駁之

君弔介爲主人敖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

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辭故也君弔蓋皮弁服禮皮弁錫衰今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又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

介卒復命出奠云卒殯謂既殯乃去也大夫之喪自外歸載柩以輲車舉柩由阼階升即適所殯所殯當作殯所士介死爲之棺斂之鄭云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義疏駮云君於士有致襚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衣物者是非哀死恤喪之誼愚按經云爲之正主國君爲之具也鄭說誤矣

若賓死未將命節敖氏曰造于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于廟如賓禮既則歸而殯之於館愚按上文賓入竟而死節不言造朝此則賓既郊勞至朝之後俟聞行禮而未及將命乃以柩造朝止于大門外禮之宜也哀十五年左傳陳公孫貞子使吳而卒將以尸入杜預以爲知禮朱子據儀禮之文以駮之蓋事與此文小異也

小聘曰問節敖氏曰禮亦當作醴凡受禮而設筵乃醴賓此不筵几故不醴賓愚按禮賓是禮之一節用醴是禮賓所宜言禮賓足知爲用醴不必改經文之字也敖於此往往云然愚所未解

其禮如爲介三介鄭云如爲介如爲大聘上介賈云三介者大夫降于卿二等故也

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鄭云故謂有事可言者也

束帛加書以書加于帛上也

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鄭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于廟門外必與客讀之者欲其審也不於內讀之者客降則出矣無其節也

有故加書之明日君館之節義疏云還玉之明日館賓館賓之明日賓行經之次第本如此唯有故加書則於還玉日多反命一事耳記此者嫌加書或當有稽延未得明日

館賓也鄭云既報館之書問何疾也賈疏以其所報告請多是密事故問疾駁者謂若果事屬機密豈有使人讀於門外者乎愚按鄭注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竊悉門外次中蓋人少跡密之處可以機宜相聞者也舊注于此亦可取矣

使者既受行節鄭云日朝同位使者與介北面別於其處臣也以疏謂已受命後夕幣之前使者及介朝時皆同位北面東上在朝處臣東方西面北上

出祖釋軷節義疏釋如釋奠釋采之釋謂釋之於地也云祭酒脯則無牲也有脯則亦有醢蓋豆籩具而偶也生民

謂取犬以軷秋官犬人職伏瘞亦如之則有牲若羊若狗此無者蓋天子諸侯之禮隆也據夏官大馭職則祭右軹祭左軹祭軌皆馭爲之賈氏謂此使者自祭禮或然也愚按此條詳矣而敖氏謂釋軷者釋其所軷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肺祝祭酒之祭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軷之而過也人爲神祭敖氏于虞禮發之而此復云然按釋軷之儀其時或當因飲酒而祭始爲飲食則是爲已祭非爲神祭乃事之所宜爾

所以勑天子節孔氏穎達曰雜記藻三采六等聘禮記云

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旣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朱子曰案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也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賈疏上文公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則自相朝圭與繅亦同九寸公遣臣相問圭與繅皆八寸則遣臣問天子圭與繅亦八寸故云互相備也

皆玄纁節鄭云不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愚按賈氏曰繅藉尊卑不同組繫尊卑一節以經云皆推之理當然也

辭曰非禮也敢節鄭云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

卿大夫訝節故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

又見之以其摯賈云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逝其所求索下節復見之以其摯故云其摯即訝之摯也復見之以其摯所謂還摯也

宗人授次節故曰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掌次也宗人則主授之耳

賓入門皇節賈云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之時故云讓謂必後主君也經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春秋傳衛孫林父聘于魯公登亦登是不讓也

授如爭承下如送節賈氏曰下如送者以上文之次言之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云之敬如君送然待君廻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故則讀經文云授如爭謂向疾而不敢留君承下如送謂旣授則以手承公手之下而未即退恐接下如送之文太簡故經又着一句云君還而后退所以明如送之義也故之曲說此條爲甚

私覿愉愉焉賈曰享時盈容舒于聘時戰色私覿愉愉又

舒于盈容也下節出如舒雁則出廟門時又舒于愉愉也

皇且行節敖氏謂主敬糊躬也主愼如恐失之也先言皇且行乃云入門主敬則與上記入門皇者異也云升堂主愼則又與入門而如恐失之者異也是謂异說

凡庭實隨入節敖云皮馬相間謂庭實若相繼而兩設用皮則宜俱用皮用馬則宜俱用馬或不能然則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亦自無害故云可也

多貨則傷于德敖云貨指聘物而言聘物有常數若多用之則有重貨之意而傷害於德矣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

賄在聘于賄愚按書在璿璣玉衡在猶察也言當察賓之
賓禮而爲之賄也
禮不拜至敖云醴賓而不拜至其辟朝君之禮乎諸侯相
朝有賓禮與醴相類
既覿賓若私獻節鄭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
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聘之所及什勞節鄭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
已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
有事於已同類既問彼爲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
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賜舜唯羹飪飭敖云唯羹飪之文不具或脫一祭字義疏
云祭祭必分昭穆云若者或昭或穆祭共一也故謂并祭
祖禰而概以一尸則又何昭穆之有乎
僕爲祝節義疏云孝孫對皇孫爲稱孝子對皇考爲稱亦
稱用其：非兩稱之也如并祭祖禰則祝詞但稱孝孫不
當并稱孝子是統于尊也周公并告大王王季文王而冊
祝之詞但云元孫某可以見其例矣敖于此殊不了
假器於大夫賈氏云卑者不得用尊者之器故資介于主
國大夫假祭器而行之
盼肉及廋羞賈云此謂祭訖盼胙遂下也周禮夏官有廋

人職掌養馬春官有巾車
凡獻執一雙飾郎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之以入告士舉其
餘從之賓不辭拜受于庭上介執之以相拜于門中乃入
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于門外
歸大禮之日節義疏云請覿之衆或于歸大禮之日請於
歸饔餼之卿以送於君非于即日覿也其訝師之文相連
者記欲終其事耳
凡致禮皆用節故云春秋傳昭六年晉侯享季武子有加
籩武子辭於子曰某君以爲驩也是籩豆之加與否已
定于未享之先若不親饗而歸之嫌加者不致故云然義

疏云皆皆賓與上介又皆主國之公與大夫也

凡餼大夫黍粱稷筐賈疏君歸饔餼于賓與大夫介米少而筥多今大夫致禮于賓介用筥數寡而器大其禮略

宰夫獻敖云燕禮輕故君與臣燕則不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于其君也

大夫來使循敖云無罪無失候也饗之親饗之也主國君於賓有享食燕之禮但言享者舉其盛者言之

過則餼之敖曰謂假道而過者則餼之也過即經所謂過餼即經所謂餼之以其禮復記于此蒙無罪之文也若有

不假道不禁侵掠之類是過者之罪矣敖疏駁其非是當以注疏為正也

其介為介賈云享賓於廟之時遍以聘之上介為介而上介於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故云饗賓君為主人故以賓為賓而上介為介若享上介則上介為賓而無介小聘使下大夫其饗禮亦宜如之蓋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為禮故也

十斗曰斛節邢昺曰包咸云十六斗曰庾籔今文籔為逾是庾逾籔其數同也